



思 之 學 心

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杨国荣著

王文成公全集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
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
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
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
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
之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書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心学之思

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杨国荣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杨国荣著. - 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034-8

I. 心… II. 杨… III. 王守仁 - 哲学 - 研究 IV.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76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221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6.80 元



杨国荣 1957年生于上海。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1995年在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已出版专著有：《王学通论》（1990）、《胡适与中西文化》（合著 1990）、《孟子新论》（台北，1993）、《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1994；台北，1996）、《从严复到金岳霖》（北京，1996）……等多部。

另有论文百余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与文化》、《二十一世纪》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第四辑

人文困惑与反思 盛 宁著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王铭铭著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趋向 杨念群著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

陈星灿著

心学之思 杨国荣著

——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绵延之维 丁 宁著

——走向艺术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重建 张西平著

——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为学、为道与为人	15
一 早年经历与哲学问题的萌发	16
二 多向度的探索	21
三 龙场悟道	30
四 事与思	38
五 晚岁的弦歌诵读与哲学论辩	49
第二章 心体与性体	60
一 历史的先导	60
二 心体的重建	72
三 心与理	79
四 心体与内圣之境	85

第三章 心物之辨	90
一 沉思存在的二重路向	90
二 心与物:意义世界的建构	96
三 天人之际:存在与境界	108
第四章 良知与德性	115
一 成就德性	115
二 化德性为德行	126
三 德性与规范	132
第五章 人我之间:成己与无我	141
一 成己:成就自我	141
二 万物一体:主体间的沟通	148
三 无我的二重意蕴	156
第六章 本体与工夫	163
一 作为本体的良知	164
二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	170
三 本体与工夫之辨	176
四 意见的悬置与解构	185
第七章 知行合一	193
一 知行秩序与过程	193
二 知行互动与人伦的理性化	202
三 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	205

第八章 言说与存在	212
一 心体与言说	212
二 名言与道.....	217
三 “说”与“在”.....	225
第九章 心学的内在张力	232
一 无善无恶与可能的存在.....	232
二 可能的展开.....	238
三 二重趋向与内在的紧张.....	243
第十章 心学的分化与演变	250
一 心体的展开与性体的回归.....	250
二 致良知说的衍化.....	287
三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	300
主要参考书目.....	308
后记.....	313
出版后记	

Cont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I The Leaning, the Pursuit of Tao, and the Life

1.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 Wang's Early Years
2. The Approach to Tao from Various Angles
3. Awakening to Tao in Longchang
4. Wang's Later Years and the last Words in Philosophy

Chapter II The Original Substance of Mind and the Original Substance of Nature

1. The Sour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2. The Rebuilding of Substance of Mind
3. Mind and Principle
4. The Substance of Mind and the Spiritual Realm

Chapter III Mind and Things

1. The Two Dimensions of Ontology in Neo-Confucianism
2. The Building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3. Between Heaven and Man

Chapter IV Innate Knowledge and Virtue

1. From Knowledge to Virtue
2. Turning Virtue into Moral Conducts
3. Virtue and Moral Norm

Chapter V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1. Self-realization
2. Forming one Body with All Things
3. The Dual Meaning of No-Self

Chapter VI Original Substance and Effort

1. Innate Knowledge As Original Substance
2. The Priority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in Experiential Process
3. Original Substance and Effort
4. The Suspension of Opinion and Deconstruction

Chapter VII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1. The Order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2.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3. Turning Knowledge into Action and Turning Action into Knowledge

Chapter VIII Saying and Existence

1. The Original Substance of Mind: Beyond Words
2. Name, Concept and Tao

3. Speech Act and Existence in Practice

Chapter Ⅸ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ical System

1. The State of Having Neither The Good Nor Evil and Possible Ways of Self-Realization
2. From Possibility to Reality
3. Dual Directions and Internal Tension

Chapter X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Yangming's Doctrine

1. Mind and Nature: Two Position
2. The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3. "There is no Original Substance in Mind, the Original Substance Consists in People's Effort"

Postscript

导 论

中国哲学演变至宋明,理学逐渐成为其主流。作为宋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泛指宋明时期以心性的辨析为主要对象的一代思潮,狭义的理学则首先与程朱一系相联系并与心学相对。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广义的理学区分为不同的系统,但就哲学衍化的内在逻辑而言,程朱一系的理学与心学的分野,无疑蕴含更重要的理论意义。

哲学之思总是展开于对自我与世界的无尽追问。在康德的哲学系统中,这种追问具体指向如下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我应当做什么(What ought I do)?我可以期望什么(What may I hope)?海德格尔进而认为,在以上三个问题之后,还应加上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What is man)?^[1]这里涉及的是认识限度、道德实践、终极关怀、以及人的存在与本质诸领域。尽管理学没有以这种分析的方式提出问题,但上述问题并未处于其视域之外。当然,较之近代西方哲学以分而论之的方式处理认识界限、道德实践、终极关怀以及人的存在与

[1] 海德格尔: Kant and Problem of Metaphys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2, PP. 214 - 215 及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

本质等问题,理学表现的是不同的立场:它在某种意义上将以上诸项化约为一个问题,即如何成圣(达到圣人之境):从朱熹要求做“圣学功夫”,到王阳明以成圣为第一等事,都表现了这一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往往将理学理解为“希圣之学”。(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第47页)对理学来说,认识之维首先关联着成圣过程,道德实践具体展开为入圣功夫,终极的期望主要指向圣人之境,人的本真存在(人是什么)同样亦始终未曾离开内圣的人格。与这一思维趋向相联系,在理学中,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以及终极关切呈现为彼此交融的格局。

正如康德试图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以解决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一样,理学将心性的辨析视为解决圣人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当然,以心性之域为入手处,并不意味着由此展开的仅仅是单一的哲学路向。事实上,首先正是在心性之域,程朱一系的正统理学与心学表现出不同的立场。程朱以性为体,性又与理合而为一;与性体的建构相应的,则是以性说心、化心为性;由此建立的,是一套以性体为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与性体至上的形而上学系统相对,陆九渊将心提到突出地位,并以此为第一原理。不过,陆九渊对心体的理解本身具有二重倾向,[1]而其中的个体性规定则在陆的后学中逐渐开始向唯我论衍化。〔2〕个体意义上的心与形而上之性的对峙,表现了理学的内在紧张。

在化解心性之辩的如上紧张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的,是王阳

[1] 参见本书第二章。

[2] 在陆九渊的学生杨简“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家记一·己易》《慈湖遗书》卷七)这一类的议论中,便不难看到此点。

明。与正统理学一再提升性体并将其形而上学化不同,王阳明的关注之点首先指向心体,其思维所向,在于心体的重建。这里的重建,既意味着上接原始儒学的历史源头,亦表现为扬弃性体的超验性质与超越心的个体之维。以心即理为内在规定,心体成为心学的第一原理。尽管心即理这一命题并非由王阳明第一次提出,但正是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它才与良知及致良知说相融合而获得了具体的内涵及多重理论意义。〔1〕

以心体的重建为逻辑起点,王阳明的心学对正统理学的教条提出了多方面的责难,并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展示出不同的理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哲学视域的转换。心性之辩在狭义上首先涉及主体的意识结构。性作为超越经验的规定,更多地体现了理性的品格,正统理学以性体为第一原理,意味着赋予理性以至上的性质;与之相联系的化心为性、融情于性等要求,则使主体意识中的非理性之维难以落实。就其立论宗旨而言,性体的挺立,着重于在理性的层面将人与其他存在区分开来,并进而为成圣过程的自觉向度提供担保:在正统理学看来,正是理性的主导,构成了人超越感性存在的根据,并使走向内圣之境成为可能。然而,在性体至上的形式下,主体或多或少成为理性的抽象化身,而成圣的过程,亦表现为普遍的理性对个体的外在塑造,这种片面的理性化过程,似乎未能对如何使普遍的圣人模式成为主体的真实人格作出说明。相对于性体,心体的内涵呈现较为复杂的形态。作为精神本体,心体固然以理为

〔1〕 从这一意义上看,狄百瑞认为心学的真正创立者是王阳明,而不是陆九渊,似乎并非毫无所见。(参见 W. t. de Bary: The Messages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2—73, PP. 79—87.)

内容,并相应地包含理性之维。但从本体论的层面看,心与身(body)又具有难以割断的联系,[1]后者则首先表现为感性的存在,这种本体论的事实,决定了心无法与经验内容绝缘;进而言之,心作为与身相联系的意识结构,同时又内含情、意等非理性的规定。这样,心体在总体上便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普遍向度与个体之维的交融。对心体的如上规定,逻辑地关联着如何成圣的问题。如果说,理作为心体之中的先天规定保证了内圣之境的普遍性与成圣过程的自觉品格,那么,心体之中的个体之维则为普遍的内圣理想成为实有诸己的人格提供了某种根据:精神本体与个体存在的合一,逻辑地引向化人格境界为人的存在。

作为理的内化,性体与本质(essence)处于同一序列;正统理学以性体区分人与其他存在,同时意味着凸出人的普遍本质。从儒学的历史演进看,人之为人的本质,很早就成为儒学的关注点。儒家在天人关系上要求超越人的自然存在,在理欲之辩上要求抑制人的感性欲求,在群己关系上要求认同“大我”,等等,都以不同方式确认了类的本质对个体存在的优先。正统理学挺立性体、以性说心,无疑上承了这一传统:它在某种意义上从形而上的层面展开了本质与存在之辩,而其基本的立场则是本质压倒存在。

作为哲学范畴,存在具有多重涵义,它可以指本体论意义上的“是”或“存有”(being),也可以指人存在于世意义上的“在”(existence)。本体论意义上的“是”或“存有”是一个涵盖面最广但亦最为抽象(除了有之外,无任何其他具体规定)的范畴,而这

[1] 理学中的心,并非单纯的 mind,而是表现为 mind-heart。

一层面的本质则意味着超越存在的无规定状态。与之有所不同,人在世意义上的“在”,首先指向人的个体之维,并展开为具体存在形态(包括与身相联系的感性形态)与过程;相对于此的本质,则首先表现为人之为人的普遍规定,后者又始终关联着理性之维。在儒学的系统中,人的本质往往首先被理解为理性的本质,存在则常常被赋予感性的内涵;从而,理性对感性的优先,总是与本质对存在的优先相互交错。在正统理学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教条中,即不难看到这一点。守节既是对理性规范的遵循,又是对形而上的普遍本质的认同;生死所涉及的则是感性生命及个体存在,在此,理性的至上性与本质的优先完全融合为一。就另一侧面看,本质内在地蕴含着应当:作为人之为人的普遍规定,本质是每一个体都“应当”具有的;当孟子强调“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时,即以双重否定的方式确认了这一点。在类的分子“应当”具有这一意义上,本质同时成为一般的模式,本质对存在的优先,则意味着以这种一般的模式去塑造个体,亦即使每一个体都获得他“应当”具有的规定。作为先天的规定,本质对个体的塑造首先意味着将个体纳入划一的模式,朱熹要求“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即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本质的既定性,亦使个体成为一种被决定的存在:个体的存在形态,已先天地由其本质所预定。如果说,理性对感性的优先蕴含着存在的抽象化与片面化,那么,以一般模式规定个体则赋予个体存在以命定的性质,正统理学通过性体的形而上化而以本质压倒存在,内在地包含着以上二重路向。

较之性体的挺立所蕴含的如上倾向,心体的重建表现出不同的思维向度。如前所述,心体既以理为其普遍的规定,又与身

及经验活动相联系;前者逻辑地对应于本质之域,后者则使存在的关注成为题中之义。作为理学家,王阳明始终未曾放弃对普遍本质的承诺,但同时,与心体内含的个体规定及经验向度相应,王阳明对存在的感性之维及多重样式亦有所注意。人作为超越自然的主体,固然应当维护理性的尊严,遵循理性的规范;但人又是具体而非抽象的存在,后者要求正视人的感性生命及情意等规定,正是有见于此,王阳明强调“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并把情、意视为主体应有的规定。就个体存在的样式而言,个体的发展诚然受到普遍本质的制约,但存在本身又包含不同的可能,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王阳明主张“人要随才成就”,并肯定“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相对于正统理学将感性之我视为“私有底物”,要求达到“浑然天理”,王阳明的如上看法,显然有所不同。可以看到,以心体转换性体,同时蕴含着从形而上的本质向个体存在的某种回归。

心性之辩不仅涉及人的存在,而且指向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是”或“存有”(being),后者在中国哲学中常常与天道观相联系。相对而言,早期儒家对天道问题讨论较少。宋明时期,随着理气、道器之辩的展开,天道问题亦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与提升性体忽视存在相应,正统理学往往离开人自身的存在(existence)去考察存在(being)。这种考察大致表现为二个向度,即宇宙论的构造与准逻辑的推绎,^[1]前者(宇宙论的构造)侧重于以太极、二气、五行、万物等范畴来说明宇宙的生成、演

[1] 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绎往往表现为一种形式化的推论,理学显然并没有达到这一层面。这里的准逻辑,是就正统理学常常关注理气关系的逻辑定位而言。